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之十四

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

——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

劉 枝 萬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臺 灣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之十四

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

——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

劉 枝 萬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臺 灣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

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

——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著作者 劉 枝 萬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售處 大陸雜誌社
AGENTS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CHINESE MATERIALS &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3 Alley 4, Lane 27, Jen Ai Road,
Section 4, Taipei (P. O. Box 22048)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海風書店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
一丁目五六番地

ORIENTALIA BOOKSHOP, INC.

11 East 12th Street, New York 3,
N. Y., U.S.A.

定價新臺幣陸拾元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前 言

臺灣民間信仰之宗教儀式中，以攘災植福、求合境平安之所謂‘祈安清醮’即‘平安醮’者，最爲普遍而盛行。此一祭典，實係臺灣許多民間祭典之複合體，在民俗學上，頗有意義。惟其祭儀作法及其相關傳統習俗，在臺灣之漢人移民社會中，固因居住地域與祖籍之不同而有出入，更以主持道士之派別而其所表現亦有不同之處。

本書是對現在臺灣民間祈安建醮祭典習俗作詳盡記錄與研究。全書分爲上、中、下三篇；上篇以1963年臺北市松山地方所舉行祈安慶成醮典爲範例，詳述其經過情形，並與臺灣南部之此一習俗，稍作比較，旁及有關民間信仰及道教上若干基本問題之考證。中篇乃以‘紅頭’道士所行儀式爲中心，專述該種祭儀之實況與顛末。下篇是記述著者近年來實地調查臺灣各地之同類祭儀與習俗，以資比較；並於卷末作結論，由民俗學上，討論臺灣之此一祭儀習俗之內容與意義。惟因涉及範圍太廣，乃先將上篇部份付梓，其餘當陸續發表也。

至於盛行臺灣南部，而由‘烏頭’道士主持之瘟醮，足與北部之祈安醮分庭抗禮，是爲臺灣建醮祭典之雙璧，相映益彰；擬另撰一書，俾兩者對照，以期闡明不同地域之異種習俗，庶幾可以將臺灣建醮祭典習俗，以及道教如何被涵育於民間信仰中等跡象，可以知其大概矣。

此項研究，爲民族學研究所集體計劃之一部分。因凌純聲所長鑑於本所研究範圍，除高山族之外，對於臺灣漢人社會之研究，亦不可付諸忽略，乃作此一初步嘗試；民國五十二年秋季適逢臺北松山大醮祭，乃約集著者與本所許嘉明、宋龍飛、鄭格等同人，到現地調查。嗣於民國五十四年，承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之提薦，得哈佛燕京學社補助，開始整理與研究。由凌純聲所長作理論指導，宗教、民俗的研究由著者，社會、經濟的研究由許嘉明，民藝的研究由宋龍飛等人分別擔任。稿成，承李濟之先生賜予審閱，多所指正；在付印之前，再蒙衛惠林先生審閱修正，並由 Raleigh Ferrell 先生代譯英文摘要，謹此一併誌謝。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中國‘建醮’祭典之源流	1
第二節 臺灣之‘建醮’	10
第二章 概 況	23
第一節 開發沿革	23
第二節 廟宇與信仰	26
第三章 籌備與過程	35
第一節 緣 起	35
第二節 聘道士	37
第三節 安醮局	51
第四節 道士團	56
第五節 斗燈柱首	60
第六節 通醮表	68
第七節 辦疏文	69
第八節 搭壇破土	73
第九節 豎燈篙	81
第十節 請城隍	98
第十一節 鑑 醮	99
第十二節 排 壇	102
結 語	153
(附錄)	
參考書目	157
英文摘要	161
圖 版	16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中國‘建醮’祭典之源流

‘醮’者原爲祭神之義，廣雅⁽¹⁾云：“醮，……禋祭也”；高唐賦⁽²⁾云：“醮諸神，禮太乙”，李善注云：“醮，祭也”；漢書⁽³⁾云：“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皆爲此義。則古祭本有‘醮’名，然迨漢代以後，爲道家所襲用，而仍循其名，故歷代三寶紀⁽⁴⁾云：“（張陵）作道書二十四卷，論章醮之法，道士章醮起此”。但其原義，却未被遺忘。例如酺正論卷下云：“醮者祭之別名”。玄壇刊誤論⁽⁵⁾云：

雲光先生曰：醮者祭之別名也。肉食謂之祭，禴食謂之醮。

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⁶⁾云：

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醢血食謂之祭，蔬果精修謂之醮，皆可延真降靈。

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⁷⁾云：

廣成先生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醢血食謂之祭，蔬果精修謂之醮，皆可延真降靈。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⁸⁾云：

自漢天師流傳醮法，以福羣有，今見於道藏者，其目尤繁，杜廣成先生刪定黃籙散壇醮儀，以爲牲醢血食謂之祭，蔬果精珍謂之醮，醮者祭之別名也。

茶香室續鈔⁽⁹⁾云：

(1) 魏張揖撰廣雅卷9釋天祀處。

(2)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卷19賦癸宋玉高唐賦。

(3) 漢班固撰漢書卷25郊祀志卷5下。

(4) 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卷2。

(5) 張若海撰玄壇刊誤論論醮增品（道藏正乙部筆字下）。

(6) 王契真撰上清靈寶大法卷59齋法宗旨門謝恩醮（道藏正乙部寫字下）。

(7) 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39散壇設醮品上敘醮（道藏正乙部靈字上）。

(8) 蔣叔輿編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15醮謝請獻門醮說（道藏洞玄部威儀類在字中）。

(9) 清俞曲園撰茶香室續鈔卷18壇醮之始。

明張萱疑耀又云：……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脰血食謂之祭，蔬果清修謂之醮。

後來更指僧道設壇祈禱而言，例如正字通⁽¹⁾云：

又釋典甄正論，醮者祭之別名。又凡僧道設壇祈禱曰醮。

貴耳集⁽²⁾云：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

所云皆此義。茶香室續鈔⁽³⁾又云：

明張萱疑耀云，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A. D. 219），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於此。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

所云雖未盡妥，但尙可見‘醮’之一詞用於此義之普遍也。其實賓退錄⁽⁴⁾所載，更爲詳盡，且已涉及漢武帝事，乃云：

漢建安二十四年（A. D. 219），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

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

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

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

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

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

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

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

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

（1）明張自烈撰正字通西集下（廖文英輯清康熙9年刊本）。

（2）宋張端義著貴耳集卷上。

（3）俞曲園同前書。

（4）宋趙與時著賓退錄卷7。

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A. D. 62）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爲道士設者。

惟隋書⁽¹⁾所下定義：

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乙，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

即着重於“夜間在露天，供物祭祀天神星宿”，正符寶退錄引高氏緯略所紀之義。而隋書以此與上章之義相提並論，可知其由道士主持，當無疑義。故此一定義，正介在“醮卽祭”之古義，與“僧道設壇祈禱”之後來定義之間；則雖已賦與新義，仍存濃厚之古義也。

茲錄漢代道教成立以降，自南北朝以迄明末，由歷代朝廷所建醮儀⁽²⁾，並就若干有關事蹟，加以研討如下。蓋建醮頻度，與道教的盛衰，息息相關；而上之所好，下起效尤，統治者所建醮，亦可能下移，由此足窺民間建醮之一斑故也。

南 北 朝

579年，（周）大象元年夏四月壬午，（宣帝）大醮於正武殿。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冬十月壬戌，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殿。（周書宣帝本紀）

唐 代

841~846年，唐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探赜元機，以制鉛汞，……常云：“飛鍊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山收採。既而大役工徒，所

（1）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5志30經籍4道經。

（2）清康熙中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卷213~216道教部彙考。

出者皆頑石礦，無從而得，歸真乃齋醮數朝，以御札致於巖穴。……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十丈，銀液盆然而湧，與入用之數相符。（列仙譚錄）

881年，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龍躡真人）爲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於國史矣。（雲笈七籤）

宋 代

1017~1021年，天禧中，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又常建齋醮，（真宗）親臨，賜以銀藥大錢。（續文獻通考）

1080年，補道職，舊無試。（神宗）元豐三年，始差官考試，以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命題，仍試齋醮科儀祝讀。（宋史禮志）

1137年，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寢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已遣人於三茅山，設黃籙醮，仰祝聖壽。（宋史禮志）

金

1197年，承安二年秋七月壬寅朔，（章宗）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權停決罰。（金史章宗本紀）

元 代

1262年，中統三年十一月丁亥，敕長春宮設金籙周天醮。（元史世祖本紀）

1264年，至元元年三月庚辰，設周天醮於長春宮。（元史世祖本紀）

1268年，至元五年九月丁巳，敕長春宮修設金籙周天大醮七晝夜。（元史世祖本紀）

1274年，至元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長春宮設周天金籙醮七晝夜。（元史世祖本紀）

1277年，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命嗣漢天師張宗演修周天醮於長春宮。（元史世祖本紀）

1278年，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敕長春宮修金籙大醮七晝夜。（元史世祖本紀）

1279年，至元十六年，五月命宗師張留孫，卽行宮作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十月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十二月，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於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爲例。（元史世祖本紀）

1280年，至元十七年秋七月己巳，遣中使咬難，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

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元史世祖本紀）

1281年，至元十八年八月，設醮於上都壽寧宮。（元史世祖本紀）

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春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幣，詣龍虎、閣皂、三茅設醮。（元史世祖本紀）

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命天師張宗演設醮三日。（元史世祖本紀）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命元教宗師張留孫置醮，祠星三日。（元史世祖本紀）

1295年，元貞元年二月，賜駙馬那懷鈔萬五千錠，以醮延春閣。（元史成宗本紀）

1320年，延祐七年秋七月，命元教宗師張留孫修醮於崇真宮。冬十二月癸丑，以天壽節，預遣使修醮於龍虎山。（元史英宗本紀）

1323年，至治三年十二月甲戌，命道士吳全節修醮事。（元史泰定帝本紀）

1324年，泰定元年冬十月己丑，命道士修醮事。（元史泰定帝本紀）

1326年，泰定三年夏六月丁酉，遣道士吳全節修醮事於龍虎、三茅、閣皂三山。（元史泰定帝本紀）

1327年，泰定四年夏五月癸卯，以鹽官州海溢，命天師張嗣成修醮禳之。（元史泰定帝本紀）

1329年，天曆二年八月，遣道士苗道一、吳全節修醮於京師。冬十月癸卯，命道士苗道一建醮於長春宮。十一月，后八不沙請為明宗資冥福，命道士建醮於玉虛、天寶、太乙、萬壽四宮及武當、龍虎二山。（元史文宗本紀）

1331年，至順二年三月，召亳州太清宮道士馬道逸、汴梁朝天宮道士李若納、河南嵩山道士趙亦然，各率其徒，赴闕修普天大醮。（元史文宗本紀）

1337年，至元三年六月癸未，設醮長春宮。（元史順帝本紀）

明 代

1407年，永樂五年七月丙子，勅命道士於朝天宮設醮，上資皇考、皇妣冥福。竣事，醴泉出觀井中，羣臣以為上孝感所致，請立碑以昭靈，貺翰林院侍讀胡廣製碑文。（大政紀）

1476年，成化十二年八月，大學士商輅等言，……“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並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惰，誠意不專，……伏望將內

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項送庫交貯。（太政紀）

1496年，孝宗弘治九年，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明通紀）

1498年，弘治十一年七月，太監李廣奏：“欽安殿設齋醮，當用旛竿”，工部尚書徐貫等謂：“非祖宗舊制，且宮禁之內，不宜用此”，上曰：“是，其勿造”。（孝宗實錄）

1524年，世宗嗣位，惑內侍崔文等言，好鬼神說，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爲言，不納。嘉靖三年，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先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越三年，皇子疊生，帝大喜。（明外史邵元節傳）

1531年，嘉靖十年，吏部尚書熊浹諫乩仙，即削其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之者矣。（明外史陶仲文傳）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二月五日，以太上道誕，建醮永壽宮九日。七月，先萬壽節，建醮大高元殿二十五日。八月，建壽旦醮朝天宮三日夜。（名山藏典謨記）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正月，遣禮部侍郎孫陞建安神醮於承天元佑宮。二月，建春吉大醮於朝天宮。七月，建生辰醮於雷壇。十二月，以天臘節，建醮大高元殿，停封二十八日。（名山藏典謨記）

嘉靖三十二年，仲文偕顧可學建醮祈福。（明外史陶仲文傳）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壬寅朔，建元旦醮大高元殿，停封事二十八日。五月，以地臘節，醮內殿七日。七月，建啓祝醮於西苑，停封五十五日。九月，時醮清馥殿、景和方進香，聞命遂趨出，醮成，上賞諸臣銀幣與景和。十月，建秋報醮典洪應壇七日。十一月冬至，修景慶元修醮於西苑九日。（名山藏典謨記）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洪應雷壇七日。八月，上爲壽，奏示齋府曰：“今月十日，小臣始誕，躬覲大高元殿，前期三朝爲首節，後三辰慶周啓建金籙，欽承玉眷，大祝七晝夜，修設羅天寶醮，二千六百分位，仰惟父天保命，母地育生。”（名山藏典謨記）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上諭禮部曰：“殿廷之災，不及大內，上天恩宥，朕當

祇戴，其舉醮乾清宮九日，諸司停封如例。”（名山藏典謨記）

1960年，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建祈民醮洪應雷宮十五日。（名山藏典謨記）

1561年，嘉靖四十年四月，以雨未足，分遣使者六人，建萬壽醮於元嶽、鶴鳴、龍虎、齊雲、三茅、王屋諸山。……命鎮守湖廣安遠侯震，醮承天元佑宮。（名山藏典謨記）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三月，玉兔生子二，謝元告廟，羣臣表賀，舉恩生瑞醮二十五日。（名山藏典謨記）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嚴嵩歸至南昌，延道士田玉等，爲上醮鐵柱宮，以聞，……嵩、玉皆賞賚有差。六月甲子，醮大高元壇，至八月終止，停常封。八月，建壽醮朝天宮三日。九月，上偶使人醮壇，壇道士中佩不在，……上怒命皆捕杖之。十月，建醮萬法壇九日，停常封。（名山藏典謨記）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分遣使者建醮鶴鳴諸山。八月三日，醮大光明壇，至於月終，停雜封。八月，以萬壽節，醮朝天宮。是歲，天下臣民……爲上建醮祝釐者甚衆，皆蒙賞賚。（名山藏典謨記）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以萬壽節，建各壇醮，停封八月終止。八月，建壽醮朝天宮三日夜。（名山藏典謨記）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六月，舉天保元，修醮於內殿，至八月止。（名山藏典謨記）

1628~1644年，崇禎時，中外多事，每遣羽流於南城，爲章醮之舉，上與后妃密往行禮。（玉堂薈記）

綜觀之，淵源於後漢末太平道與五斗米道之道教，迨南北朝，由寇謙之之所致力，初具規模，漸趨發展，至北魏太武帝歸依道教，甚至廢佛，於是道教乃獲得國家宗教之地位。同時，在江南，宋有陸修靜，梁有陶弘景，皆致力於經籍之整理，賦與系統。則在此一背景下，周宣帝大事建醮，蓋以兵燹始息，物情未安，不無粉飾太平，藉以安撫民心也。經隋一統天下，至唐代，因與老子同姓，道教備受國家之保護與尊崇，教勢漸隆，而教團却開始腐敗墮落。惟當代建醮，微不足道，而武宗却好神仙異術，爲採水銀而建醮，別開生面，正反映仍存濃厚民間信仰乃至迷信邪說。經五代杜光庭曾致力於儀禮之整理，迨宋代，教勢登峯造極，真宗、徽宗二帝皆頗醉心道教，

尤以徽宗惑甚，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庇護教團，不遺餘力。但因保護庇佑反呈腐敗，江河日下。包括江北之金朝在內，終宋一代，齋醮雖時有所聞，但內容日趨式微。到元代，成吉思汗寵信全真教長春真人，俾掌天下道教，於是該派教勢，強大過於前代，但不無脫離民衆而專事逢迎統治權力之趨向，提倡鍊丹術與齋醮，生財有道。正一教亦備受保護，在江南一帶佔着優勢。於是，朝廷建醮之舉，應運而大興。尤以世祖忽必烈一代，建醮特盛，幾乎連年皆有，元旦醮，歲以爲例，甚至一歲數醮，樂此而不疲。明代是中央集權之封建專制國家，一切須歸統制，而道教亦不例外，表面似頗盛行，實則朝氣殆盡。一面，自從元代已表面化之通俗道教，深入民間，漸趨盛行。朝廷建醮，正反映此一客觀情形，承前代之餘勢，初期規模尙小，末季更變本加厲，有增無減，尤以世宗嘉靖年間，“好鬼神說，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爲言不納”，甚至動輒得咎，“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者矣”之情形。舉世滔滔，競言修醮不絕，終於亡國。

至於歷代建醮之目的，當然大致皆以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爲主，但亦有其他多種目的與動機。例如上述周宣帝爲粉飾太平，收攬民心；唐武宗爲鍊丹而醮等，固其突出者。其他諸如唐僖宗爲加封神仙而醮，却有所雨之副作用；南宋高宗爲宣和皇后祈壽；元泰定帝爲禳海溢；元文宗與明永樂帝，爲考妣祈冥福；明世宗爲祈子嗣、對免罹火災而謝恩、祈雨、對符瑞謝恩等等，不一而足。

因爲建醮之目的是多方面者，故名稱衆多，因時而異。其較具規模者，即稱大醮。爲加封而修醮者，謂之封醮；爲祈壽而設黃籙醮；另有壽旦醮以及壽醮，想皆是爲祈壽而建者；但有萬壽醮，目的却在祈雨；生辰醮者，當於皇帝聖誕爲祝壽而建；安神醮者，顧名思義，當爲神像開光點眼而設；啓祝醮者，當爲慶祝國家喜慶而設；元旦醮舉行於元旦慶祝；二月舉行春吉大醮，大致祈求年豐；三月舉行祈年醮，想是亦同此義；所以十月秋報醮，當係對於五穀豐登之謝恩；祈民醮當寓祈求國泰民安之意；玉兔生子，認爲是符瑞，建醮謝恩，謂之恩生瑞醮；又有景慶元修醮者，抑取何義，實屬費解。至於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一般祈安醮類，名稱尤多，則普天大醮、羅天寶醮、周天醮（或謂金籙周天醮或周天金籙醮）、金籙大醮等皆是。

又舉行醮事之宗教行爲，謂之建醮、設醮、修醮、作醮、置醮、舉醮等，名稱雖

異，其義則同，並無二致。

‘醺’又常與‘齋’並稱為‘齋醺’，例如吳融上元青詞：“按科儀于金闕，陳齋醺於道場”。惟‘醺’與‘齋’，字雖異而義却幾同，不分軒輊。王契真⁽¹⁾又云：

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四十二等，與齋法相類，並諸雜醺法凡五十六門。……由此言之，則三洞既有二十七品之齋，復有四十二等之醺。近世庸妄之流，乃謂靈寶立齋，而正一有醺，却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醺，何其謬矣。夫醺則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醺，乃齋事告終，酬謝真靈，豈宜改銜易服，別作一式行之。其為鹵莽好奇，敗亂科典，可勝言哉。

金允中⁽²⁾又云：

河圖經品，三洞之中也，凡百二十四等，與齋法相類，並諸雜法凡五十六門。……由此言之，則三洞既有二十七品之齋，三洞復有四十二等之醺。庸妄之流，乃為建醺設齋，而正一有醺，或於齋後散壇，却改正一銜，易正一服，然後設醺，尤其謬矣。夫醺則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醺，乃齋事終畢，酬謝真靈，豈宜改銜易服，別作一式行之。其為鹵莽好奇，敗壞科典，可勝言哉。此實古今之正理，天下之通論，安可以私意亂之耶。是致邇來，散壇送師，色色了畢，却再請上真，重行設醺，謂之專醺，則可以為齋後醺之義，則大失本意矣。

俞曲園⁽³⁾再云：

疑耀又云，齋與醺，義異而事同。……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醺與齋法相類。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醺，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醺，謬矣。

(1) 王契真同前書。

(2) 金允中同前書。

(3) 俞曲園同前書。

第二節 臺灣之‘建醮’

現在臺灣之所謂‘醮’者，乃指某一地方為還愿酬神之大規模祭典。因臺俗，每逢地方遭逢災變不安，即由紳士耆老人等，謀為祈福；糾眾集議，即設香案於廟口或村莊中廣場，露天向天神、地祇與眾靈，許愿祈求。其儀式，因陋就簡；如果有驗，合境平安，即舉行隆重謝恩祭典，並祈將來之福；則前者為‘下愿祈神’，後者是‘謝愿酬神’，前後呼應，構成一連串宗教行為，是為建醮。故無論任何種醮，莫不以‘酬答神恩’之念頭為基本觀念⁽¹⁾。

舉行醮事，在臺灣，多稱‘建醮’、‘設醮’或‘修醮’，俗稱‘做醮’，名稱雖異，其義則同⁽²⁾。惟以俗稱最為通行，婦孺皆知。

臺灣民間以為，現在所行醮法之基礎，成立於宋代。則安平縣雜記⁽³⁾云：

其大者，城廂及村莊各里廟，建三、五天醮事，或作‘王醮’，必延請道士演科儀，誦經咒，上表章於天曹，以祈福。道士表文、牒文、榜文，均自署其銜曰節度使。大約醮成於宋代道居皇帝時，林靈素諸人創此名目，故有節度使之稱，宋以下無是官也。

其實，福建地處華南，自古以來，信鬼尚巫之風頗盛，自然釀成道教滋長的基礎。五代，王審知次子王鏐，在閩僭稱帝位，信鬼神道教之說，荒淫無度。傳其子王繼鵬，抑有甚者，有如五代史⁽⁴⁾所云：

繼鵬，鏐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

(1) 按醮儀所用‘疏意’或‘榜文’，備述建醮主旨，而此情溢於言表。

(2) 在大陸上，或稱‘打醮’，例如1937年（民國26年）胡懷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4 p.71，浙江，遂昌迷信之風俗，打醮；但在臺灣，少用此稱。

(3) 日據初撰者不詳安平縣雜記僧侶並道士。據臺南市陳喻道士云，該地道士銜雖曾有‘節度使’之稱，但今幾廢，而多改稱‘糾察御史’。

(4) 宋歐陽修撰五代史卷68閩世家。

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於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

之情形。於是，迨宋代，建醮可能業已盛行。例如夷堅甲志⁽¹⁾云：

福州余丞相，……郡有巫，居近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

迨明末鄭氏據臺（1661～1683），隨由福建地方大批移民渡來，漢人之道教的宗教信仰，亦迅速地被導入臺灣。臺灣縣志（陳志）⁽²⁾云：

大上帝廟，在東安坊，僞時建。

重修臺灣縣志（王志）⁽³⁾：

真武廟，在東安坊。……鄭氏據臺，因多建真武廟，以爲此邦之鎮云。僞時建，寧靖王書匾曰‘威靈赫奕’。

續修臺灣縣志（謝志）⁽⁴⁾：

真武廟，在東安坊。……鄭氏據臺，多建真武廟，以爲此邦之鎮。廟有寧靖王書匾曰‘威靈赫奕’。

福建通志⁽⁵⁾：

真武廟，在東安坊。……鄭氏據臺，多建廟，爲此邦之鎮。

惟建醮之習俗，亦可能萌芽於當時，迨清初，乃漸趨盛之跡象，正如諸羅縣志⁽⁶⁾所云：

俗傳，荒郊多鬼，白日幻形，雜過客爲侶，至僻地即懼其害；晨昏或現相箚，遇者驚悸輒病；故清明、中元，延僧道誦經，設醮之事日多。

蓋當時之寫照也。因爲在漢人拓墾前線社會，身臨緊張而不安定局面下，人民祈安

(1) 宋洪邁夷堅甲志卷18。

(2) 1720年（清康熙59年）陳文達修臺灣縣志卷9雜記志寺廟。

(3) 1752年（清乾隆17年）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6祠宇志廟。

(4) 1807年（清嘉慶12年）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5外編寺觀。

(5) 1868年（清同治7年）嚴升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部份。

(6) 1717年（清康熙56年）陳夢林修諸羅縣志風俗志雜俗。

之念，尤呈切實，於是，建醮禳祭，應運而生。邇後，隨漢人開拓步驟之進展，境域日廣，而建醮祭典亦與日俱增，經乾隆盛世，昇平日久，至1808年（嘉慶13年），臺灣中部土著平埔族岸裡社番（Pazeh 部族）竟也效倣漢俗，大事建醮⁽¹⁾，成為漢番交涉史上之突出跡象；由此可見，迨嘉慶間，建醮習俗已臻普遍，而且浸潤於民間。又鑑於臺南市大關帝廟現存1835年（道光15年）武廟禳災祈安建醮牌記⁽²⁾所列規模，則南部建醮，愈趨盛大，可想而知。惟至清末，此一趨勢，竟有增無減，動輒建醮酬神，習以為常，例如安平縣雜記云：

（僧侶並道士）若遇神誕，住持僧就里內街衢，按戶捐資，名曰題緣，建醮演戲，以昭誠敬。

（官民四季祭祀典禮）民間祭祀之禮，……若上元、中元，均建醮一天。

（風俗現況）三月二十日，安平迎媽祖。……是夜，禳醮踏火演戲鬧熱，以祈海道平安之意。一年一次，郡民往觀者幾萬。

於是，建醮之俗，未免浮濫矣⁽³⁾。

日據時，日人對於臺民宗教信仰，箝制綦嚴，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配合其殖民政策，狂倡‘皇民化’即全面的日本化，並導入其日本宗教，以代華俗。惟當據臺初期，尚能循民意，聽其建醮；迨末季則嚴加取締，致此俗幾瀕絕跡。未幾日軍敗績，美機轟炸，兵燹被靡，民不聊生，乃有地方紳耆悄悄祈神下愿，冀保境平安，或許以將來建醮還愿者。

1945年（民國34年）臺灣光復，百廢待興，臺民宗教信仰逐漸恢復，迎神賽會亦愈趨盛大，而廟宇之修葺新建，一如雨後春筍而簇生。乃有由耆老首倡，籌議建醮，還愿酬神者，無奈，初時民力未甦，乏力舉行。近年來，民生稍趨安定，地方蒸蒸日上，於是每屆秋季，紛紛建醮，彼落此起，盛極一時。

（1）臺灣省立博物館所藏岸裡社建醮捐金簿，一冊。該社舉行‘三朝祈安清醮’於1808年（嘉慶13年）一月十九日，此係其捐金清冊，並略述建醮緣起等項。

（2）木牌，一件，在臺南市中區永福路祀典武廟即大關帝廟大殿內，係記錄該醮捐緣進款與開支條目者。

（3）臺南市西郊安平地方，每逢神誕，即由信徒捐獻‘一朝醮’，宛如其他地方人民捐獻‘演戲’以表慶祝然，蓋沿清代特俗也。而且此風頗盛，有時連宵達旦，歷月餘云。